

关于社会转型期民间庙会的思考

——以内蒙古巴林右旗 2007 年农历 6 月 15 日庙会为个案

邢 莉

(中央民族大学,北京 100081)

摘 要:以内蒙古巴林右旗 2007 年农历 6 月 15 日庙会为个案,对当前内蒙古藏传佛教庙会的民间仪式进行了描述。说明庙会中民众的行为并没有单单建立在私人信仰的层面,而是建立在对现实生活中各种各样愿望的实际欲求中;正是民间信仰塑造了为生存需要支配的生活方式和空间;人的社会行为是理性的,人为实现目标的最大化而不断做出的理性选择,使他们不断地形成新的目标,构成新的行为,从而影响了社会变迁的发生;在对仪式的研究中,西方人类学家有神圣与世俗的划分。作者通过田野调查,得出的结论不是神圣与世俗的剥离,而是神圣与世俗的关联。

关键词:社会转型;庙会;思考

中图分类号:C95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4922(2010)05-0166-07

重建于 2004 年的荟福寺具有多重文化意义:其一,荟福寺是大板镇乃至巴林右旗的一个文化标识;其二,荟福寺是喇嘛阶层修行藏传佛教教义、教理及传布藏传佛教的教义和教理的空间,这是一个封闭空间;其三,荟福寺是大板镇民众乃至周边地区民众的信仰空间和文化驻留的场所;其四,荟福寺是一个向中国乃至世界开放的旅游文化空间。

荟福寺每年的佛事活动有:大年初一鸣钟法会、十五燃灯法会、四月十五大威德金刚法会、六月十五大祝愿法会、九月二十二祈愿大法会、十月二十五为宗喀巴大师千供法会等 6 次大型宗教活动。其中有的法会是藏传佛教的习俗,有的是应旅游而生的法会。

以巴林右旗大板镇 2007 年农历 6 月 15 日祝愿大法会为个案,探讨 21 世纪初内蒙古区域藏传佛教庙会的民间叙事。我们注意到“民俗空间的各个场所并不只是构成空间的墙砖。一年虽由每日组成,但由一年的时间单位构成的民俗空间才显露出它本来的空间性。”^[1]有荟福寺的空间,

就没有民众在这里聚合的时间。荟福寺庙会的展

荟福寺每年大事记

活动时间	活动内容
大年初一	鸣钟法会
正月十五	燃灯法会
四月十五	大威德金刚法会
六月十五	大祝愿法会
九月二十二	祈愿大法会
十月二十五	宗喀巴大师千供法会

演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区域进行的:“在我们的社会中,表演通常是在受到明确的限定的区域中进行的,在这种区域中,不仅有地理限制,还有时间限制。表演所促成的印象和理解往往渗透到区域和时间的各个部分,从而使处于这种时空复合体中的个体能够对这种表演进行观察,同时又受到这种所促成的情境定义的制约。”^[2]

在谈到民间叙事时,我们往往会首先注视参加庙会的民众。但是在研究庙会文化时,我们就不能不关注喇嘛的行为。喇嘛的修行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平时修行的仪轨活动,另一方面则是宗教节日历法、宗教节日与民众交流的行为方式,

收稿日期:2010-05-28

作者简介:邢莉(1945-),女(蒙古族),内蒙古喀拉沁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民俗学研究。

我们研究的是后者。

庙会神圣与世俗沟通的时刻,在庙会上显然喇嘛是神圣的代表。庙会前,他们要做充分的准备,准备工作包括:(1)打扫寺庙。因为在寺庙的主持者看来,名称为“六月十五大祝愿法会”,这个法会需要洁净。(2)擦拭法器。喇嘛在法会期间要用各种法器,其中包括大号、鼓、锣、大海螺和小海螺、铜铃等。(3)布置荟福寺主殿。荟福寺主殿是法会的主会场,是民众聆听喇嘛念经的地方,喇嘛除了打扫卫生外,还要摆放供桌和供品。供品主要有一排酥油灯,喇嘛要为酥油灯加满黄油,供品为水花香灯水塔。

2007年农历6月15日,为神圣与世俗沟通的日子。与平时不同,早饭由居士们动手做,午饭和晚饭也如此。他们把这件事看得很神圣,认为这是积善、积功德。早上7时左右就打开了大门,想抢第一炷香的人一涌而进。在民间,还有抢烧第一炷香的习俗,他们认为烧第一炷香者最为虔诚,其祈愿可以很快实现。来的民众主要是大板镇民众,还包括大板镇管辖的西郊村、大板村、麻斯他拉嘎查、套百村、巴罕包力格村的民众。访谈中,也有从林西、乌丹等地来的,但为数不多。

庙会是在寺庙内举行的,日本学者渡边欣雄称这种民间信仰为民俗宗教。他认为,民俗宗教“是沿着人们的生活脉络而编织的宗教,以既存的生活组织(例如家、亲族、宗族、朋友、地域社会等)为母体的宗教……就是说,它是扎根于生活上的禁忌、神话、传说,以及乡土之中的民俗性的世界观。按照生活的节律即年中行事和人生礼仪的过程,惯性地举行人生宗教礼仪的一系列过程。”^[3] 庙会是民众生活的一部分,是民众与喇嘛的互动过程。它包括如下内容:

1. 聆听喇嘛诵经

法会在荟福寺大殿举行。八点左右,执事喇嘛吹起了响亮的白海螺,一位德高望重的主持在大喇嘛的陪同下先入座,其余喇嘛依次入座,有的喇嘛还拿着乐器诸如鼓、镲、摇铃等,他们席地两排对坐,约有二三十人不等。之后,喇嘛示意在大殿外围观的民众也可进入。我们与40余名民众一起进入殿内,整个大殿充满了肃穆气氛。这时,一位大喇嘛站起,双手合十三次,向佛像叩拜,嘴里念着《吉祥经》。然后坐在自己位置上,众喇嘛

一起念诵藏文的《甘珠尔经》和《丹珠尔经》。随着抑扬顿挫的经文在大殿里响起,喇嘛的乐器鼓、镲、锣也同时敲起,坐在后面的民众有的双手合十,有的低头静听。他们中间,有70多岁的老太太,有年轻人,但以中年或妇女居多。3个小时的法会期间,前来登记的人络绎不绝。

一切仪式离不开诵念,对于喇嘛来说,诵念是一种主要的修行方式。对于参与的民众来说,聆听诵念则是体现信仰的重要表现形式。在音乐的伴奏中,或者在抑扬顿挫的藏文经典念诵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双向交流的层次:

民众—喇嘛—神佛

神佛—喇嘛—民众

第一个层次是喇嘛与神佛交流,再传递给民众,民众通过喇嘛诵经把意愿传给喇嘛;第二个层次是喇嘛与神佛交流,再传递给民众。整个诵经仪式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仅有很强的节奏感,而且是一个连续的、完整的叙事过程。对于仪式,不同的学派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这里,我们采用社会学派的方法,“所谓仪式,从功能方面来说,可被看作一个社会特定的”公共空间“的浓缩。这个公共空间既指一个确认的时间、地点、器具、规章、程序等,还指称由一个特定的人群所网络的人际关系。”^[4]

在荟福寺大殿门口,摆放一张桌子,有喇嘛专门负责管理。一名喇嘛掌管一个印刷本子,上面印有各种经文,称为《荟福寺法事活动》。也就是说,民众根据各自家庭和个人状况,可以提出希望喇嘛诵念的经文。有居士或信众想求得家人平安,就请念《平安经》;有的希望家里生意兴隆,则念《富贵经》;有的期望孩子学业有成,乃念《求学经》,总之期望无病无灾、家庭平安。

喇嘛在各自需要的经文上写上他们的名字,然后送给念经的喇嘛。在请求念经的同时,要给庙里一些施舍,数额不定,有10元、20元或5元不等,也有施舍更多的。1949年前,自愿给奶豆腐、黄油、面粉的居多,现在多给现金。来请求念经的分不同层次:一种是家庭成员的确有事相求,其表情急切;一种是生活富裕阶层,求佛护佑,态度洒脱,出钱大方;还有一种为随意随缘,在信与不信之间。

2. 朝拜仪式

(1) 上香与朝拜。人类的符号旨意除了语言之外,还有更加古老的视觉符号,以具体可感的形象、意象、画面、造像等来传达意义。“香会,即是从前的‘社会’(乡民祀神的会集)的变相。社祭是周代以来一向有的,而且甚普遍,自天子以至于庶人都有。……自从佛教流入,到处塑像立庙。”藏传佛教的寺庙,也是用造像来传达意义的。荟福寺的长寿殿内,有无量寿佛的造像。左侧为白度母,右侧为三头八眼的佛祖。无量寿佛通体呈红色,一面二臂,双手结定(佛教术语,双手交叠)并托住宝瓶。他象征慈悲终生、光芒无限、永远不灭、战胜死神、战无不胜。密宗殿,供奉护法、大威德金刚是一个牛头、9面34臂16足的护法神。中心大殿内,供奉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如来佛祖。佛教经典中,有“过去世”代表燃灯佛,“现在世”代表释迦牟尼佛、“未来世”代表弥勒佛。三尊佛像高达10米,呈坐姿,全身塑金,看起来确有一种震撼。周围墙上,挂着十八罗汉的画像。

除了鎏金的泥塑像外,还挂满了琳琅满目的唐卡。图像的呈现,弥补了语言的贫乏,佛像的安置和布局就是语义代码。“语义代码是支配性方面;它就像图书馆的代码,按照主题,分层编排。根据总体世界观及其中被感知的逻辑关系,单独整合一个系统。”^[5]面对佛像造像,民众通过不同的肢体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心理诉求。叩拜的有夫妻,有三口之家,也有个人。来庙里的民众,并不是所有佛像都朝拜,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朝拜主殿的佛像,也有的大小殿堂的佛像一一拜过,五体投地。在此,我们感受到他们心理诉求的强烈。认知心理学家注意到,来自不同群体、不同文化的人有记忆差异,但他们没有注意到“这种差异的形成不仅来源于群体的文化记忆,更为重要的是来源于现代的精神需求。”^{[5]25}

佛前点灯,是藏传佛教喇嘛在经堂礼佛的一种仪式。在民众的供奉中,存在两种肢体语言:一为点油灯。不管那个大殿,都摆满了灯盏,这是藏传佛教的供品之一。上香的人,也一定要点一盏灯才心安。因为人人点灯,大殿里烟雾缭绕。百姓中流传着这样的话:“佛前点灯,心明眼亮。”僧侣阶层则说,“一盏灯就代表一个人。”在共同的场域中,不同的表述却有共同的阐释。在这里,人与灯是两个可以互相置换的符号,灯代表人,人通

过灯与神佛交流。二为捐赠。在上香和叩拜前,要先捐赠,这也是供奉的一种形式。有不烧香叩拜的,大都不捐赠,凡烧香叩拜的,都往捐赠箱里放钱若干,少至几元,多至几十元不等。按照佛教的说法,心诚则灵,不在乎钱多少。每当捐赠后,执事的喇嘛都敲响木鱼,通报神佛相知。

(2) 旋转转经筒。转经筒是藏传佛教祈祷所用的法器。又称“转经轮”、“嘛呢经筒”、“经鼓”等。在民间信仰里,人们认为转经等于念经,念经是消灾祈福、修德积功的最好方式。来寺庙的人,要用手推着顺时针转一圈。转经的规矩之所以是顺时针,从左向右,按照密宗的解释是,运动过程中产生的能量,引导祈祷者接触天空和神。转经筒的顺时针转动,是将密咒供奉给神。随着转经筒的快速旋转,转经人认定他们的功德,也在快速地积累。人们鱼贯地转着经筒,有的转几个,有的则把108个都转完。在人多拥挤的时候,几个人同时触摸一个转经筒而旋转。转经有两种表述方法:一种是走转,一种是磕转。在参与观察中,我们看到的都是走转,没有人磕转。

(3) 钟楼敲钟。从鼓楼下来一定要去敲钟,高大的铁钟外铸环纹,上面刻着“康熙五十七年万岁万岁万万岁”。阴文鼓楼和钟楼的空间不大,民众缘木楼梯而上,一个接一个,络绎不绝。他们说,敲一下鼓,把身上的疾病、灾难都震跑了。僧侣阶层则认为,过去没有这样的习俗,这是民众的新建构。

(4) 享用圣水。荟福寺大殿后院中间西侧,有一口注满水的青铜缸,据说里面是圣水。圣水与普通之水有何区别?喇嘛说里面加了6种草药,此为一;加的草药不是一般地撒进去,而是由喇嘛念经文,此为二,因此水是“神圣”之水。圣水本来是喇嘛向佛供奉的,但在庙会上,它成为神圣与世俗沟通的又一桥梁。民众在这里驻留停步,洗手洗脸,意谓去除疾病。有的还拿矿泉水瓶盛上圣水,带回家去给没有来寺庙的人喝,据说喝了之后,可以心明眼亮,有病的能痊愈,没病的更健康。当我们询问其是否灵验时,有的笑而不答,有的说真灵,大多数人则说信不信由你。但是就行为方式来讲,多数人在趋从。在急速运转的、激烈的占有和竞争中,身体是竞争之本,所以既然来到这里,就要随乡入俗,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从而表现了一种从众行为。

可以看出,“仪式是在集合群体之中产生的行为方式,它们必定要激发或重塑群体中的某些心理状态。”^[6]这里表述的,绝不仅仅像西方民俗学家理解的重塑大板镇及其周边地区的历史记忆,而是表现当前的心理状态和思想。

3. 放生仪式

具有历史传统的荟福寺是藏传佛教的寺庙,在世俗与神圣沟通过程中,沿袭的放生习俗传承至今。来到庙会的人,不是人人都参与放生,参与放生的只是参加庙会的一部分。根据调查,放生的人群主要包括下面几类:一是在此地希望长寿的老人,借此积德积福;二是重病的人,他们渴望痊愈、不受疾病的折磨;三是生活中遇到困难的人,例如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天灾人祸,或者生活贫困者;四是积累功德的人,他们没有具体的祈愿,只是认为放生是增福增寿,属于积累功德的行为。

在当地,放生的动物是从市场上买来的蛇、鱼或鸟等。喇嘛说,放生的动物交给他们,用一个本子记载“放生物的名称和数量,为谁而放生以及祈求什么”等内容,然后选择一个喇嘛和放生者可以共同参与的放生时间。放生是民俗仪式的展演,它具有“仪式行为带有正式的品质,是一种高度结构化的、标准化的系列,并常常在自身也带有特殊象征意义的特定的地点和时间被上演。仪式行为是重复的,以此也是循环往复的,但这些都服务于重要的意义并用于疏导感情、引导认知和组织社会群体。”^[7]

放生的时间,有平时放生和庙会放生两种。平时放生多是农历初一或十五,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两个时间呢?民众和喇嘛都认为,这两个日子是“好日子”。所谓“好日子”,即是可以与佛沟通的日子。庙会放生时间,则根据庙里节期的重大活动而定。放生的地点要离开寺庙,喇嘛说因为放生的目的是解救小生命,使其回归自然,回归到它的生活中去,所以地点不固定。放生蛇就找一个远离人群居住的地方,放生鱼去巴林桥,放生鸟去南山等等,庙里有专门负责此事的喇嘛。负责放生的22岁喇嘛斯钦说:信众们自己也可以买东西放生,只要是活的小动物之类的都可以。但是民众认为喇嘛是有德之人,把东西交给喇嘛放生更灵验,所以一般都请喇嘛放生。

藏传佛教提倡不杀生,在民间信仰里又有了沿袭的放生习俗。佛教放生是给有情众生予以无畏布施,通过佛教的放生仪式,让他们得到佛法的熏染,得到暂时的解脱。按照藏传佛教的说法,放生的意义在于:一是对有情的无畏施,使他们脱离暂时的死亡、恐惧与痛苦;二是对有情的法布施,使他们种下解脱的种子,将来一定会解脱;三是培养菩提心,让他迅速解脱;四是延续佛法,使更多的有情不断地与佛法结缘。

镇上有一个老板,为了他父亲身体早日康复而放生,放生物为500只麻雀。首先到了南山,南山远离镇上的喧哗,是一个僻静的地方。喇嘛开始念藏文的《吉祥经》,这时放生的人一直跪在地上,双手合十做祈祷状,场面寂静,只有诵经声。诵经毕,两个喇嘛把装有500多只麻雀的笼子打开,让麻雀离开囚笼飞向山林。藏传佛教中的道德要求,包括劝善戒恶、慈悲喜舍,关爱众生:“神往的因素在宗教的渴求感中才是一种活跃的因素。他也活跃并出现在庄严(solemnity)这一因素中,既出现在私人崇拜的全神贯注与卑微虔诚中,也出现在集体共同礼拜中。”^[8]

除了民众的私人要求外,寺庙在重大活动中也有放生行为。住持卡其佳说,2004年他刚到荟福寺的时候,那年的四月十五法会举办了一次放生,佛家用这样行动说明怜爱动物、怜爱小生命。

在庙会的重现仪式上,我们看到民众的行为方式是有差异的,并非所有的民众都遵循同样的行为准则。民俗行为是一种规范行为,它是一种自在的运动体系,是一种外在方面没有保障的规则。行为者自愿地遵守它,不管是干脆出于“毫无思考”也好,或是出于“方便”也好,或者出于什么原因,而且期待这个范围内的其他成员,由于这些原因遵守它。因此,“习俗在这个意义上并不是什么“适用”的,谁也没有“要求”一定要遵守它。”^[9]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

其一,仪式是历史记忆在当代语境下的展演。喇嘛教在荟福寺的民间信仰被固化为一个象征符号,当代民众通过对这个特定象征符号的认同,保持和巩固了本族群、本地域的历史记忆。历史记忆的特色是显示藏传佛教寺庙文化的特征,例如诵经、敲钟、放生等,而在这个特征中又有当地的特点,像喝圣水习俗。“民族习俗在整体上总会

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他们形成一些系统。我认为,这些系统在数量上是有限的,人类社会如同人类个体一样……从来都不能绝对地创新;他们所做的一切只是从以往的思想宝库中选择一些可以重新组合的观念加以组合罢了。”^[10]固然他们是利用既有的传统的符号在重新组合,但是西方学者强调的是固有的传统符号的存在,更为重要的是生活在现代的民众的一种文化选择。“濯足激流,抽足再入,已非前水。”在变化了的当代语境下,旧有的文化符号为什么会被重新认同?这里除了有习俗信仰支撑的思维惯式和行为惯式外,还有什么意义呢?

访谈1:我们家过去穷,我8岁的时候得了重病,那叫啥病,谁也说不出,三天没起来床,人不行了,我妈哭了,准备后事了。后来,我16岁的哥哥借了邻居的牛车拉她来大庙,一个老喇嘛在她脑门拍了拍,又给她喝了碗药,两天后就下地了。我现在还记得那个老喇嘛的样子,可有名的呢,是个好蒙医。后来我哥哥也当了喇嘛,去年去世了。我这辈子信佛^①。还有类似的访谈,但更多的是新时期祈愿的表述。

访谈2:到这里来治病的可多了,来庙里治好病的人太多了。我就听到好几个有名有姓的事儿,人们就这么传,传来传去,来治病的人就更多。其实就是烧烛香,心理安稳安稳,也许是自己痊愈的呢^②。

访谈3:我们家住在这儿,几辈子了。我要考大学,就来了,我烧了一炷香,希望我考上好大学,后来果然考上了大学,我是现在的大学生,说不上信,反正庙在我们这块儿,我们这儿也没有太可去的地方,有时到这里坐坐^③。

法国人类学家丹·司波博出版了《解释文化:一种自然主义的研究方法》中提出了表征的概念。他认为:“表征就像流行病学的病毒一样在一个特定的人群中传播,但这显然不是病态的传播,而是文化的传播。他将文化区分为心理表征和公共表征:‘心理表征包括信仰、意向和意愿之类个体认知的要素,而公共表征则包括符号、言语、文本以及图片之类具有物质性的存在。’”^[11]公共表征和心理表征只是学者的分类,而我们认为二者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公共表征的符号是心理表征的显形,而心理表征不单单指向于信

仰,还包括意向和意愿的表述。从访谈中可以看出:有些是属于信仰层面的,有些则是属于意愿的表达,其灵验的传说不只于信仰层面的俗信传统。在我们看来是“迷信”,而对于他们看来是信仰的“灵验”,现代的知识分子多相信科学。

对于当地人的这种迷信行为,“如果借用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的语汇,这应该是不同于现代人的思考习惯的一种理性,是另类的,但绝对不是没有意义的”^[12],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喇嘛医药有符合现代科学的一面。在我们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民间信仰越来越与现代性纠缠在一起,它的重建意味着对传统记忆的复苏,同时也与并存的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复杂关系。正因为如此,其对于社区秩序的重建等具有积极意义。如今,传统的经济结构正在瓦解,大板镇及其周边地区经济已经从单一的半农半牧经济过渡到工业、商业、现代畜牧业、现代农业的多重经济结构。人们的衣食住行和文化也获得了空前提高。1949年以后,蒙古族地区建立了完备的中、小学制度,使得所有的蒙、汉子女受到了良好教育,相当一部分子女考上了内蒙古、北京及全国地区的高等院校。从1979年到1986年“累积录取97名,其中蒙古族62名,约占64%。”^[13]原来全旗只有一个医疗机构即巴林右旗蒙医诊所,现在全旗从事医疗卫生事业的蒙医、中医和西医有280余人。虽然1949年以后,医疗和教育事业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为什么民众还要通过宗教仪式来进行表述呢?

生活在现代乡镇里的大板镇居民,存在着对现世的焦虑和需求。由于当代贫富差距的存在,现代医疗制度还不能满足贫困居民对治病的需要,特别是多种疑难病症的存在,使得人们充满解除病痛的渴望;交通的发达,意外伤害时有发生,例如车祸的频率在提高;另外,年青人希望上大学,期望到大城市找个理想工作也是比较普遍的愿望。总之,宗教为他们创造出了“基本信任”^[14]和“保护壳”。“保护壳”(Protectivecocoon)

① 被访谈人:隐名,女,蒙古族,86岁,大板镇人;访谈人:邢莉、秦博于2008年6月荟福寺内。

② 被访谈人:隐名,男,汉族,40多岁。访谈人:邢莉、秦博于2008年6月荟福寺内。

③ 被访谈人:隐名,女,蒙古族,19岁,大学学生。访谈人:邢莉于2008年6月荟福寺内。

指把来自于外部世界的潜在危险排除出去的防御性保护层,这种保护层是建立在基本信任基础之上的。

传统的庙会体现了藏传佛教信仰在民间的世俗化,这个世俗化的符号在民俗形成之初就被组合进去了,藏传佛教的信仰和行为更趋向于世俗化。从清至民国、特别是1949年后到现在的改革开放,庙会文化一直处于变化之中,藏传佛教的信仰层面也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化。具体表现为:(1)对藏传佛教教义、教理及宗教知识的忽略。藏传佛教的教义,强调的是个体对自己的自我约束,强调个人的修行,强调来世的幸福,而生活在现世的民众对此逐渐淡化。(2)表现在个体意愿和生存需求的诉求。“宗教总是日常生活的组织者,而且常常是他的主要组织者。从根本上说,是经济生活决定了生活方式和生活节奏,但是除此之外,正是宗教塑造了为生存需要支配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空间。”^[15]民俗处于动态之中,它本身也是一种动态积累的产物。社会的变迁,时代的演进,民众的需求可以替换,但是其世俗化的趋向却在强化。当前的庙会文化,是在其赖以生存的社会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文化方面的背景下产生的,表现出庙会文化的高度适应性。

其二,文化发展出现了整合倾向。在全球化风行的当代,由于商品大潮的推动,文化发展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整合倾向,在涉及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精神和价值层面的变化非常鲜明。一方面,当代民众在新的生活中的患得患失和悲欢离合中存在着精神方面的强烈诉求,而全球化的语境和当前民族-国家信仰政策的开放,使得人们有“在场”的选择,庙会中的仪式更多地表现不同人的精神诉求。每个人烧香默祷过程中的精神空间是“私人”的、隐秘的、单独的(既不被别人知道,别人也不想知道),同时又是热烈的、充满期待的。行为仪式上,他们充分表现出来的是一个我对精神世界的需求。

这种我的需求是在庙会这个公共文化的空间表述的,展演的仪式是个别人的行为,但是在庙会——这个特有的集体的、公共的场合显示出来,我们又可以理解这是一种敞开。由于他们在同一空间内重复着同样的行为,“构成这个群体的个人不管是谁,他们的生活方式、职业、性格、或智力

不管相同还是不同,他们变成了一个群体这个事实,便使他们获得了一种集体心理,这使他们有感情、思想和行为变得与他们单独一人时的感情、思想和行为颇为不同”^[16]。正是在这种集体的心理和集体的感情中,他们获得了心理的力量。在这隐秘与敞开的统一中,人们进行了精神交流。通过这样的交流,自我心理完成了从不平衡到平衡的过程。藏传佛教在内蒙古区域的传播本来就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当前更具有世俗化和功利化,有的学者甚至提出“宗教信仰与宗教行为的分离”^[17]。也就是说,它的行为并没有建立在私人信仰的层面,而是建立在对现实生活中各种各样愿望的实际欲求中。

其三,仪式研究有神圣与世俗之分。在对仪式的研究中,西方人类学家有神圣与世俗的划分。按照这样的划分,民众日常生活的世界是一个世俗世界,而进入到寺庙的空间则是一个神圣的世界。“宗教仪式象征着一种神圣,它与世俗相对立,与人们直接的功利活动相对立。”^[18]但是,我们在荟福寺庙会展现仪式以及调查访谈过程中,发现民众烧香表现出的不是对世俗的剥离,而是与世俗的密切联系:(1)获取。按照民间话说叫“许愿”,个体在行为中表达获得某种世俗功利的希冀,例如能够考上大学、能够找到好工作、能够发财以及能够平安等等。(2)回报。按照民间说法叫“还愿”,就是世俗的愿望达到后,要烧香回报佛的灵验。在这里,不管是获取还是回报(祈愿和还愿)都是功利行为,它象征一种交换关系。“它与市场经济中发现的那种生产性交换相反,象征交换是非生产性的。他作为一种‘混合的游戏’(mixedgame)渗透了人与人、人与佛之间的交换关系,构建了佛教信仰者由个人到群体及社会的必由之路。”^[19]

荟福寺是喇嘛修行藏传佛教的教义和教理的场所,真可谓“神圣”,它的崇拜作为媒介或象征体系具有社会性和世俗性,来到这里的民众“无事不登的三宝殿”。而每一个个体的获取和回报是不同的,即使就相同的祈愿来说,差别也是很大的,这里有很广阔的私人空间,也是一种社会行为。在人与人、人与佛对应的交换关系中,我们看到的不是神圣与世俗的隔离和对立,而是二者的混淆与融合。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社会行为

是理性的,人为实现目标的最大化而不断做出的理性选择,使他不断形成新的目标,构成新的行为,从而影响了社会变迁的发生。”^{[18]15}

参考文献:

- [1]周星.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550.
- [2][美]欧文·戈夫曼著.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M].徐江敏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87.
- [3][日]渡边欣雄著.汉族的民俗宗教[M].周星,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224.
- [4]彭兆荣.人类学研究仪式述评[J].民族研究,2002,(2).
- [5][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纳日碧力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5.
- [6][法]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东、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11.
- [7]王霄冰.信仰与仪式[M].北京: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6.
- [8][德]鲁道夫·奥托.论神圣[M].成穷,周邦宪,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41.
- [9][德]马克思·韦伯.社会学基本概念[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136.
- [10][法]列维特劳斯.忧郁的热带[M].王志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498.
- [11]赵旭东.论民俗的易感染性[J].民俗研究,2005,(2).
- [12]赵旭东.文化认同的危机与身份界定的政治学——乡村文化复兴的二律背反[J].文化研究,2007,(10).
- [13]《巴林右旗志》编纂委员会.巴林右旗志[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487.
- [14][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赵旭东,方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272.
- [15][匈]阿格尼丝·赫勒.日常生活[M].衣俊卿,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101.
- [16][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M].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14.
- [17]吴俊.世界宗教研究[J].2008,(4).
- [18]李岚.信仰的再创造——人类学视野中的傩[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15.
- [19]李向平.中国佛教的后信仰时代[N].中国民族报,2009-02-25.

[责任编辑 龙岩]

The thinking about folk temple fair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 of the society

——Take an example of the temple fair on lunar June 15, 2007 held at the Right Flag of Balin, Inner Mongolia

XING Li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makes a description on the folk ceremony of Inner Mongolian Lama temple fair by taking an example of the temple fair on lunar June 15, 2007 held at the Right Flag of Balin, Inner Mongolia, illustrates that the masses' behaviors were not only built upon private beliefs, but also upon all kinds of desires in practical life; it is just folk belief that built life style and life space for making a living; people's social behaviors are rational and people made rational choices again and again in order to maximize their objectives and thereby formed new objectives continuously, which constituted new behaviors and thereby influenced social transition; the researches on ceremony were divided into sacred and mundane by the western anthropologists. Through field study, the author drew a conclusion which associated sacred with mundane instead of separating sacred from mundane.

Key words: social transition; temple fair; think about